

近身保镖

肆

柳下挥 著

JINSHEN BAOLIAO

首部都市异能小说问鼎之作

聪明的80后男孩，怀揣一枚魔戒
走出大山，来到燕京

做了三名贵族女生的保镖

几多的惊险和温情隐藏其中

蓝色别墅内外上演了多少惊魂故事——

近 复 保 鏢

常州大
藏



柳下挥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JINSHEN BAOBIAO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近身保镖. 4 / 柳下挥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5468-0160-5

I. ①近… II. ①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228536号

近身保镖 4

柳下挥 著
策 划: 白兰雄
责任编辑: 董宏强
封面设计: 安宁书装
版式设计: 石 璞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20 插页 2 字数 350 千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978-7-5468-0160-5

定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268 睡一张床？

叶秋原本以为老头子做甩手掌柜，将这边的事儿全丢给了自己，让自己闭着眼睛瞎摸索，他躲在老窝里不闻不问呢。而今天那些人刚刚出手他就得到消息的情况来看，老头子一直在身后默默地关注着自己。而且从他得到消息的速度来看，他还有着极其广泛的眼线。

背负着上一代的仇恨，叶秋心里并不轻松。他的性子懒散，如果没有必要的话，还真不愿意过这种去抢去拼的事儿。

叶秋没有再去问有关二丫的消息，老头子虽然性格随意，但是决定的事儿一般都不会更改。而且那群人突然间跳出来，叶秋也不敢让她过来犯险。

挂了老头子的电话，叶秋走到一楼大厅的时候，唐果和林宝儿也换了家里休闲的衣服会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到他下楼，林宝儿还冷哼一声，以此来表达她对叶秋的不满。

“唐唐姐姐，他要是和咱们说话的话，就不要理他。”林宝儿将自己的胸部搁在唐果的肩膀上，小声在她耳朵边说着悄悄话。

“好。惩罚惩罚他。”唐果笑着点头。

叶秋对林宝儿这种小女孩儿心性并不在意，笑着问道：“肚子饿吗？你们想吃什么？”

“粥。”林宝儿眼睛眨了眨，说道。叶秋和沈墨浓离开了那么长时间，她们俩好久都没吃到叶秋煮的米粥了。

唐果一脸恶寒，刚才还叮嘱着自己不要和叶秋说话。现在自己倒是忘记了这些话。

叶秋走到冰柜边，看到里面还有瘦肉和芹菜，就说道：“瘦肉芹菜粥如何？”

“嗯。随便什么都可以。”唐果笑着说道。“要不要帮忙？”

“不用了。你们看电视吧。一会儿就好。”叶秋摇摇头。拿着做菜用的素材进了厨房。

“唐唐姐姐，他怎么不和我吵架了？”林宝儿趴在唐果身上问道。

唐果没好气地白了她一眼，说道：“难道非要别人和你吵几句你才心里舒坦？”

“也不是。他和我吵架，我虽然生气，可是气过之后我又觉得很好玩儿。他不和我吵架，我就觉得没意思。”林宝儿郁闷地说道。

叶秋自从来到燕京后就很少下厨,但是厨艺仍然没有任何退步。片刻功夫,一粥香气扑鼻地米粥就被他端到了餐厅。

院子里传来汽车的声音,沈墨浓恰好踩着饭点赶了回来。

一身银白色职业套装脸上有些倦容的沈墨浓见到叶秋已经做好了饭,歉意地说道:“公司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所以回来得晚了些。”

“没事儿。来到燕京我都变懒了,难得下次厨了。你也要注意身体,工作是做不完的。”叶秋笑着说道。

沈墨浓内心温暖,母亲还有一些对自己有所企图的男人也会对,对自己说这样的话。可是从这个男人嘴里说出来,又别有一番的感触。

“沈杭那边有消息吗?”叶秋一边帮三女盛粥,一边问道。

“警方介入了于兰自杀的调查,但现在也没有什么结果。而对郭家掌控下的黑势力打击却极其有力,郭义林和郭国明这些郭家的直系亲属已经被警方监控,他们对郭家的生意了如指掌,如果他们改做污点证人的话,郭家这次情况很不妙了。”

叶秋并没有去过问韩幼凌的动作,他只是在后面等待着结果。只是韩幼凌要比他想象的要聪明,这些世家子弟隐忍和隐藏的功夫都是一流的。

郭家倒塌,损失最重的是连家。这两个家族的业务联系紧密,少了郭家的黑道势力支撑,连家相当于少了左膀右臂。而受益者除了沈家、韩家和贝家也都会得到不少好处。

叶秋看着对面小口吃粥的沈墨浓,心想,这个女人不知道有没有做好上任的准备。

吃过饭后,沈墨浓收拾碗筷,叶秋说道:“你们晚上先休息。我出去有些事做。”

刚刚恋爱的男女最是敏感,听到叶秋又要出去,唐果的小脸明显地一紧,却不愿意说出自己的担心。林宝儿这个局外人倒成了最畅所欲言的人,说道:“你都在外面跑了一天了,晚上又要去哪儿?”

林宝儿看到沈墨浓一脸迷茫的样子,就对着她告状,说道:“今天叶秋把我和唐唐姐姐送到学校就跑出去了,中午也不回来吃饭。下午我们下课后也找不到他人,还让我们在寝室等了大半天。”

沈墨浓手上戴着清洁套在收拾碗筷,听了林宝儿的话用手指轻拂了下秀发,说道:“叶秋有事要做,你们的时间又没那么宝贵。”

“墨浓姐姐。你怎么也替那坏蛋说话啊。”林宝儿不忿,独自郁闷地跑到了沙发上躺下,可爱地摸着自己的肚子,晚上吃得太多了。

夜晚的燕京清凉如水。叶秋开着窗户，任凭秋天的冷风飏飏吹进，整个身体从外到内的冰冷通透，人却变得极外清醒了。

真正的斗争终于要开始了。

玄武路上车流不息，叶秋的车子也夹杂在这千百辆汽车中，很不起眼地向前移动着。

突然，一辆黑色摩托车风驰电掣地驶过来。摩托车在车流里不断地穿越和越位，将一辆辆飞速行驶的汽车给抛在了后面，引起一阵阵喇叭声和唾骂声。

摩托车好像是特别针对叶秋而来似的，在追赶上他的东方之子之后便不再超越，保持着和叶秋的车子并驾齐驱的姿态。

摩托车的主人穿着一套车手服，头上没有戴头盔，露出光溜溜的脑门，很是享受这种冷风吹拂的感觉。眼睛细小，整个脑袋像是一个倒立的三角形。面孔阴沉，见到叶秋看过去的时候，一只手驾车，另外一只手举起来，做了个“S”型攀爬的动作，看起来像是一条直立行走的蛇。

叶秋眯着眼睛笑了起来，这群家伙还真是嚣张到了极点。

车手见到叶秋不愿意回应，仍然专注地开着车子，又打出一个挑战的手势。

砰！

一颗子弹飞速而至，直接打在哈雷摩托车正在飞速奔跑的车胎上。车胎爆裂，那高速行驶下突然间跌倒的摩托车不断地前滑，发出嘎嘎的响声，一直在路中间的横杆阻挡下才停了下来。

摩托车手倒是个高手，竟然能做到临危不难，在车子将要倾倒的时候，突然弹跳起来，一个前扑，就离开了摩托车，然后又是两个空翻，直接跳到了人行道上的栏杆上。

摸着自己的光头，看着叶秋的车飞速而去。

身后还有一辆车在后面远远地跟着，一个清秀冷峻的男人视线射过来，满眼杀机。

这就是败了狂的修罗？

青蛇战意凛然，沉寂了这么久，终于有件有意思的差事了。

叶秋行驶了一阵子后，将车子突然间停了下来。一会儿的工夫，小白开着车子靠了过来，两人都没有下车，从打开的窗户交谈……

叶秋笑着说道：“你在路口就发现有车跟踪我吧？以后这种情况就交给我自己处理好了，长时间不动手，都快不会杀人了。”

小白点头，戴着白手套的手指打了一连串的手势。

“是的。这个人应该和下午你们交过手的人是一伙的。难够让老头子顾忌的人，能力总是不错的。没想到他们竟然能在你手上逃脱，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人中龙凤消极怠工，先把他们谅一阵子吧，过几天我再和他们谈。至于你说的药物改变身体基因，这种情况并不让人意外。”

“科技发达了，一些人就开始想着用药物来提高战士各方面的素质。虽然这违反了国际人权法，但是，这种事儿每个有能力的国家都在做，大家也没有彼此指责的立场。只是以后我们要和这样的一群人打交道，你们都要注意安全。”

小白点头，又伸出一根手指头画了一个圈，然后在圈里面轻轻地一点。

叶秋笑着拍拍小白的肩膀，两人会心一笑。

有他们在身边，真好。

叶秋再次来到布老爷子的病房时，布老爷子已经熟睡了，布布穿着衣服躺在另外一张床上看书。见到叶秋过来都大是吃惊，说道：“我以为你不会来呢。”

“怕你一个人照应不过来。”叶秋笑着说道。“吃饭了吗？我带了些食物。”

叶秋说着，将手里的饭盒递过去。他本来想办法问问布布和布老爷子有没有吃饭的，可是想起来自己根本就没有布布的手机号码，于是就在门口买了些吃的过来，即便他们吃过东西，也能做宵夜。

布布接过盒子打开，是一些精致的糕点，里面还有自己最喜欢吃的凤爪，笑着说道：“医院里提供吃的，味道还不差。都吃过一些东西了，见到这个又觉得肚子饿了。”

“你爷爷怎么样了？”叶秋看着睡熟的布老爷子说道。

“吃了几口粥就睡下了。医生说受了寒，精神还有些差。”布布一边吃凤爪，一边回答叶秋的问题。

叶秋看了眼布布刚才躺过像是还在向外面散发热气的床铺，说道：“晚上我们睡一张床？”

269 把床移来移去的

中式的四合院，房间里布置得古色古香。唱片机里正在放着京剧大师程砚秋的段

子。

香熏缭绕，茶香满室。一老一少正在博弈。

老人手执白子，落子极慢，每走一步便会认真地思索一会儿。棋路中规中矩，棋风温和大气。而年轻的男人却落子极快，几乎在老人落子后的瞬间就落子，没有任何的停滞，仿佛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棋路刁钻诡异，布局极广，杀意凛然。

“清风，棋风越来越凌厉了啊。”老人握着白子不下，却转过身端过身后的雨后天晴茶杯，轻轻地喝了一口后，眼睛有神地看着对面英气勃发的男人。

“爷爷，你是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晏清风笑着说道。

也伸手摸来茶杯，连着灌了两口。如果细看之下会发现，爷孙俩无论是饮茶的姿势，还是端茶的角度，都有九分相似。

“真话又如何？假话又如何？”老人漫不经心地按下去一个白子。

“爷爷，假话就是你老教导有方。真话嘛，就是咱们俩下了十几年的棋了，你的套路我都摸熟了。所以才下得快。”晏清风笑着说道。只要在自己的爷爷面前，他才会收敛自己的狂妄之态。其他的时候，即便在一些地方大员或者第三代太子党面前，他也没有必要低调。

因为，自己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面前的这个老人手把手地教的。

“哦。你当真以为已经摸熟了我的棋路？”老人笑着说道。

“六成。”晏清风自信地答着。“不过如果爷爷刻意地要更改，那我就无话可说了。但是如果一个人离开自己最擅长的领域。所发挥出来的功力可是要大打折扣了。”

老人轻轻地叹息，说道：“清风，我害了你。”

晏清风脸上的笑意渐渐敛去，说道：“爷爷，为何这么说？”

“刚过易折啊。而且，我为你提供的环境对你的成长是极其不利的。”

“我不明白。”晏清风摇头。“我受过的挫折和苦难并不比那些白手起家的人少。”

“是的。但是你心中一直有希望。因为你知道，苦难是暂时的。我一定会帮你，会带你出苦海。心里有着这样的念头，就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

“爷爷，难道你对我没信心吗？”晏清风阴沉着脸，一字一顿地说道。

“好吧，清风，你看好了。今天，是我最后一次陪你下棋。”老人严肃地看着自己的孙子，也是自己一生的心血结晶说道。

自己是不是醒悟得太晚了？直到今天才发现自己这个被人称为完美人类的孙子其

实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好。”晏清风脸色凝重地点头。爷爷不会无的放矢，但他更加要证明自己的优秀。自己一直是他的骄傲，从前是，以后是，一直都是。

旧的一局中途结束，两人重新落子，仍然是老人执白子，晏清风执黑子。黑先白后，仍然是由黑子先行。

可是现在局面像是反过来一般，晏清风落子快，老爷子落子更快。没有停歇，两人都不需要思考的时间。

突然，晏清风脸色剧变，手里的黑子举在空中，迟迟落不下去。

“你输了。”老人将手里的余子丢进白玉棋盒，又捧起了茶杯，却不急着品茶。

“为什么会这样？”晏清风脸色铁青地说道。

“有的人用一天的时间布一个局，有的人用一生的时间布一个局。以前我们下棋，每次都是我输。这是我的局，我用输布的一个局。而你已经形成了惯性思维，以为我的输是必然的。所以，这个局也就成功了。”

“原本我是想在我临走的时候告诉你这个谜底，但是现在不得不提前了。清风，不要小看你的对手。虽然现在一直赢的是你，他一直在输，可是，没有到最后一步，谁也不知道对方的底牌。”

“他们家那个老不死的是个布局高手，他教出来的徒弟又怎么成差得了？”

“爷爷，我明白了。”晏清风的心里虽然受到了震动，但是却很快地接受了现实。这不是一个很难理解的道理，只是一直被他忽略了而已。

“好。最近有什么动静吗？”老头子对孙子的表现很满意，虽然微有瑕疵，但是无论是身手、智慧、学习能力还是接受能力，都已经是个中强手了。他还年轻，有的是时间发展。

“派了紫罗兰特勤组给他打了声招呼。乖乖做个保镖就好，如果再枉想着去争夺的话，我就会对他不客气了。”晏清风笑着说道。

“紫罗兰？那个丫头的小队？”

“是啊。是不是很有趣？”晏清风一脸狡黠的笑。

“那个丫头啊，对叶家的男人是下不了狠手的。”老头子摇头。

“是啊。所以她派了狂和骆驼去的时候，我就知道了现在的结果。好在青蛇还乖乖听话，有他在就好了。其他的人在我眼里，都是一群废物。“这是你们年轻一辈的事儿，我不参与。二十年前，我能将他逐出燕京。二十年后，我也不希望看到你失败。”

“爷爷，你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做。”晏清风自信满满地点头。“只是，其他几家的老头子怎么个说法？”

“他们？”老人将茶杯放下来，看着桌子上一张有些发黄的照片，那里面是五个年轻人穿着土黄色的布衣戴着黄帽子站在一起的画面，喃喃说道：“他们也只能保持沉默吧。”

布布还在消化叶秋那句话意思的时候，叶秋就已经坐在床上解鞋带。

“你晚上不回去？”布布手里抓着个凤爪，一脸疑惑地问道。

“是啊。没有我你怎么办？”叶秋将鞋子丢到鞋底下，然后将身上的外套脱下来放在一边，拉开被子就钻了进去。他的手还在被子里面鼓动着，看样子好像是正在脱裤子的架势。

布布瞪圆了眼睛，说道：“你睡床上了。我睡哪儿？”

“你也可以睡床上。”叶秋将裤子扯出来和外套放在一起，然后拉着被子躺下来。穿着衣服睡不舒服，更何况上面还有皮带扣在腰间勒着。

布布摆摆手，说道：“算了吧。你睡就好。我坐在椅子上看书。”

“嗯。”叶秋关了他那边的床头灯，说道，“那我先睡了。好长时间没有睡个安稳觉了。如果你困了的话，就到床上来睡吧。我相信你的人品。”

布布差点没把鼻子给气歪了，我还不相信你的人品呢。

布布将那一盒凤爪吃完，又吃了一盒豆沙小苏后，小肚子已经撑得浑圆。而饱暖思淫欲，布布有些昏昏欲睡起来。

病房里只有两张床。一张被爷爷占用了，睡得正沉，布布总不能跑去和一个病号去挤床位吧？另外一张床却被这个没有绅士风度的男人给占用了，布布更是不好意思去和他挤一张床了。他们的关系还没发展到那份上呢。

“不行，不能睡，不能睡。”布布拍拍自己的脸，拿起刚才没看完的小说《邻家有女初长成》，然后继续看起来。据说这本书男人看完了避孕，女人看完了避邪。不知道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么邪乎。

阅读小说时时间过得是很快的，特别是阅读一本精彩纷呈的小说。等到布布将手里的小说看完，时间已经是凌晨一点。

“林淡妆这个女人真伟大。”布布喃喃说道。

自己以后也要做个这样的女人？只是想了想这样的念头，布布就被羞红了脸。

那样的女人,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来的。

脑袋晕沉沉的,揉揉有些酸疼的脖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布布去洗了个脸,可是却仍然没能赶走自己的倦意,反而更加地昏昏欲睡。今天跑来跑去的忙了一天,又心悬爷爷的安全,真的有些累了。

布布看看爷爷的床,他一个人就躺了大半,而且他的腿受了伤,布布睡觉又非常地不老实,她实在不敢过去和爷爷挤一张床,要是压到了他的膝盖,那可真是罪孽深重。

去和叶秋挤?

可是两个人关系又不是特别亲密,总共才见了三次面,难道就要跟他上床?

这样想着,布布又满肚子的怨气。

这男人怎么这样呢?人家韩剧里面都不是这么演的啊。人家韩剧里面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是女主角睡在床上,男主角守护在旁边一脸深情地看着女主角,还时不时地帮她掖好被子,或者轻轻地在她的额头留下一个吻——这男人都不看韩剧吗?又打了一个呵欠,眼睛里也有泪水流出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实在是乏得厉害。

“不管了,反正是穿着衣服的。”布布抓抓自己的头发,小心翼翼地在叶秋身边躺下来。

好在这个家伙睡觉的姿势很怪异,侧躺着睡,而且身材又不胖,恰好给布布留下了一半床铺。

虽然知道叶秋已经睡熟了,甚至还能听到他轻微的呼吸声,但是布布还是羞涩不已。

自从成年后,还是第一次和一个异性睡在一起。这样的感觉怎么那么怪?

“只是睡一会儿,睡一会儿就好。反正现在他睡着了,又不知道自己在她身边睡过觉。早上再早些起床,他肯定什么都不知道。”

“要是他突然醒了怎么办?他会不会对自己动手动脚?”

“应该不会吧?爷爷还在旁边躺着呢?”

布布的脑袋乱成一锅粥,眼睛却沉沉地闭上了,太困了。

布布做了一个梦,自己竟然成了《邻家有女初长成》里面的女主角林淡妆。在现实中不敢说的话不敢做的事儿,在梦里全部都做了。说着淫荡的话儿,主动地勾引自己喜欢的男人,并将他的脑袋按向自己的胸部……

也好,心里还是挺喜欢这个女人的。现实中不可能去做这样的女人,那就在梦中体验一次这样做的快感吧。

这是一个很杂乱无章的梦，情色、暧昧、羞涩、难堪、狂野还有男女之间疯狂交和。

春魂一缕轻飞扬，缠绵更着大轻狂。

此间深幽醉春池，骨酥岂嫌夜短长。

突然间，布布整个身体都剧烈地抽搐起来，然后搂住一个结实的身體，死死地按着，不让他乱动。

“吵什么吵？把床移来移去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布老爷子突然间大声喊道。

270 我不是个随便的女人

弱质固不堪，

亦凭郎驰骋。

布布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做这么疯狂不堪的梦，虽说自己平时不是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乖乖女，可是连黄片都没看过几眼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梦境？

看来是小说情节的吸引力太大了，让自己竟然有了代入感。情不自禁地，都把自己当成了故事中一个媚惑放荡的女主角。

突然间听到爷爷的喊声，布布吓了一大跳，一下了从梦境里惊醒过来。

把床移来移去的？天啊，难道自己的身体真在跟着梦境里面的动作在蠕动？

更糟糕的是，自己应该没有呻吟出声吧？要是在爷爷面前叫床的话，那可真是羞死人了。

布布的脑袋乱成了一团糟，身子趴在哪儿一动也不敢动。

没想到爷爷喊出那么一句后，就再也没有后文。都不知道他刚才是在对自己说话还是在说梦话。不一会儿，如雷的鼾声再次响起。

布布长嘘了一口气，幸好没被爷爷发现什么异常。

啊？

布布突然间瞪大了眼睛，嘴巴张得大大的，却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不对，她昨天晚上明明是睡在叶秋右边的，也就是说是最靠近窗户的边沿，怎么现在在自己睡在了里面？甚至能够看到爷爷的脸。他和爷爷中间应该隔着叶秋才对啊。

混蛋。一定是这个混蛋挪动了自己的身体。

布布猛地转身,就听到身后传来一个男人小声的痛呼声。

“要被你扭断了。”叶秋的声音在耳朵边响起,布布都能感觉得到耳朵边沿的热气,两人的距离是如此的近。

扭断了?什么扭断了?

布布转过了脑袋,就和叶秋黑色的眸子碰了个正着。

“我为什么睡在里边了?是不是你故意把我挪进来的?你这么靠近我干什么?往后退——”

“往后退?那我可要拔出来了。”

“什么拔出来?啊?”布布一下子掩住自己的嘴巴,不让自己因为受惊而尖叫出声。

有东西在顶撞自己。而且顶撞的感觉和梦中的感觉一样,酥酥的,软软的。整个人都像是要飞起来一般。

布布伸手朝下面一摸,更是脑袋一片昏眩,恨不得再次晕死过去,等到醒来后这一切都是场梦。她仍然在刚才的梦里,还没有醒来。

自己的裤子被推到膝盖处,下身一片泥泞,更糟糕的是屁股后面被人插了一根粗粗长长的东西,就跟狐狸尾巴一样,还轻轻地耸动着,每一次的摩擦,都让她有种酥麻的快感。

这不是梦?

自己真的和叶秋发生了关系?不仅仅在梦里,还包括现实?

难道刚才自己在梦里所做的一切在现实中也同样地发生着?

叶秋见到布布捂住了自己的嘴巴,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小声说道:“我知道你很震惊,在你在我身上摸来摸去脱我内裤的时候,我也很震惊——”

“你说什么?谁脱你——唔唔——放开我——唔——”

“小声点儿。如果你不怕吵醒你爷爷的话,我倒无所谓。”叶秋叮嘱了几句,才松开了布布的嘴巴。

布布羞愧难当,满脸红润,一副眩然欲泣的模样,咬着牙不让自己哭出声,说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怎么成了这样子?”

“好吧。等我忙完手里的事儿我再给你解释。”叶秋额头有细密的汗珠,小声说道。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三二三四，

再来一次。

当叶秋紧紧地抱着布布的臀部，以后面进入布布的身体，借助她的身体将自己送到高潮，将体内的精华悉数倾倒在布布白哗哗的屁股上面后，才仰倒着躺在了床上。

他可不敢将这些东西射进布布的身体里面，这个时候还不能让小叶秋出来。

他说的忙完手里的事儿就是继续做爱？布布愣了好一阵子后，转过身扑到叶秋怀里，然后一张嘴就咬住了叶秋的眯眯。

使力。

再使力。

叶秋额头上的青筋就跳了再跳，直到布布感觉到嘴里有威甜的液体自己松开了嘴巴。抹了下嘴角，虎口处便出现淡淡的血丝。

叶秋气愤之极，眯着眼睛对布布说道：“你当真以为男人的胸部就一点儿用处都没有？”

这女人忒毒，都差点把叶秋的眯眯给咬倒。再小也是块肉啊。

听到叶秋说胸部，布布也情不自禁地看向自己的胸部。外套是她睡觉前自己脱下来的，里面白色的T恤被谁给推到胸部上面去，内衣也被解开了扣子，那两团粉肉被解开了束缚，一下子就像吹了气的气球似的，越发地丰满耀眼。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布布捂着胸部，眼泪止不住地就流下来了。

“我还想问你呢，我睡得好好的，你跑过来摸我亲我，还抓我下面——小姐，我是个正常的男人，一而三再而三地忍耐了，还推开了你两次，可你又拼了命地扑过来——”

“推开过两次？”布布记得在梦里自己也被一个男人推开过，可那不是调情吗？

“自己扑过去摸他亲他？”天，这也是梦里的情景。自己确实是有些主动——

“哦。让我死了吧。”布布拉起被子就蒙在了脑袋上，死也不愿意再露头了。心里一团乱麻，都不知道如何处理现在的情况才好。

“大家相识一场。既然你这么渴望，那我就配合你一次好了。”叶秋摸了把胸前的一个弧形的牙印，狠狠地说道。

布布没有吭声，躲在被子里的身体微微抽泣。

一哭二闹三上吊，女人亘古不变的利器。

她这么一哭就让叶秋有些愧疚了，刚刚才征用了人家的身体解决自己身体的问题，

这个时候拍拍屁股就走人，叶秋还真的做不出来这种禽兽事儿。虽然唐果一直坚持认为叶秋就是只禽兽。

叶秋拉拉被子，布布拽得紧紧的，根本就拉不开。

叶秋也只能将脑袋伸进被窝里，紧挨着她翘挺的臀部和丰满的胸部，说道：“我想这肯定是个误会。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会扑过来诱惑我，但是我不会——不会责怪你。”“这事儿我也有责任，是我拒绝得不够坚决。而且，在你屡次的挑衅后，我也冲动了起来。你是个漂亮的女人，而且胸部丰满，腿又那么长——我想平时应该有不少男人偷瞄你吧？和你躺在一张床上，你又这么主动，我会承受不住也是情有可原的。”

“这事儿就过去了，大家就不要再想了。”叶秋拍拍布布的肩膀，安慰着说道。

“就这么过去了？你说得轻松。我的身体就这么糊里糊涂地给了别人，难道要我当做什么事儿没有发生吗？”布布捂着嘴哭，身体抽搐得更加厉害了。

“又不是你一个人是这样？女人都是糊里糊涂地就把身体给了别人。”叶秋小声说道。“再说，我不是第一次，你也不是第一次，咱们就当是做个梦吧。”

这么说会不会太无耻了些？叶秋暗暗想道。

“什么？你凭什么说我不是第一次？”

布布哗地一下子掀开了被子，正要发飙的时候，布老爷子突然间动了动，她又哗地一下子趴了下来，将被子蒙在自己和叶秋的身上。要是让爷爷看到她和叶秋衣衫不整地躺在一张床上，估计会气坏了不可。

“你是第一次？”叶秋疑惑地问道。

“当然是。”布布说着，就掀开被子一角，想寻找床上的血迹来给叶秋证明。

可是找来找去，都没找到那块儿血迹在哪儿，甚至还偷偷地扯开自己的内裤瞅了瞅，仍然没有看到一丝血迹。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布布木然地坐在床上，眼泪无声地落下。

“没关系。不要在乎这个。”看到布布的样子，叶秋有些心疼，坐起来搂着布布，将她的脑袋按在自己肩膀上，轻轻安慰。

“怎么会是这样？我不是个随便的女人啊。”布布越想越委屈，眼泪很快就浸湿了叶秋的半边肩膀。

“我知道。”叶秋很认真地点头。想起晚天晚上她疯狂索取的场景，心想，你随便起来已经不是女人了。

271 我不是你的玩具

每个女人都有一副美丽的躯体,处处流露出精美和雅致。这是上帝的杰作,是送给每日操劳的男人们最贴心的礼物。

女人的内心都对第一次性充满了憧憬,那是浪漫而美好的。红色烛光的摇曳下,和自己心爱的男人相拥在一起,说着醉人的情话,感受着对方的心动,嗅着他带有淡淡烟草的味道,亲吻、抚摸,直到将自己最美丽的一面展示在她面前,两个人恨不得合二为一,然后被他进入,身体和心灵一点点融化——

这才是女人第一次应该享受到的待遇啊。

第一次呵,多么珍贵的东西。

就这么没有了,一个不堪的绮梦,迷迷糊糊间,感受过快感,却没有那种灵与肉相交的氛围。

更糟糕的是,自己为什么没有流血?

不是说女人第一次都会流血的吗?

他说:“反正我不是处男,你也不是处女。”

叶秋那句话深深地伤害了她,这比和他发生关系还让人难以接受。

他这是什么意思?自己主动投怀送抱,就是为了要和他……?

在他眼里,自己就是那么不堪的女人?

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应付眼前的事儿,甚至连爆发哭闹几句的勇气都没有。爷爷可是睡在旁边啊,要是让他知道了昨天晚上的事儿,自己还怎么活啊?

自己就这么半睡半醒半梦幻半现实地丢了第一次?自己无数次憧憬又无限珍惜的第一次?

布布知道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物欲横流,人心浮躁,一件游戏里面的虚拟游戏就能将一个年轻的女孩儿伤害了一次又一次。

对一些女人来说,那无非是一个可以用来交换自己想要东西的工具,甚至还相当的廉价,五块钱的盒饭都能够出卖一次。

两腿一张就能有钱,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在享受,为什么不要接受?

可布布不同，她有着良好的家世，不缺钱花，心高气傲又思想保守，而且憧憬爱情并愿意守候着自己的白马王子。别的女人不在乎那层膜的厚度，可是她在乎。

她是有梦的女人，可是现在梦却被人戳破了。

叶秋好说歹说。布布仍然一脸茫然地坐在床上，眼神呆滞地看着床单，像是要把床底给看穿似的，想从中寻找到自己想看的那一抹鲜艳的颜色。

叶秋也感觉自己或许说错话了，看布布的反应。她应该没有和别的男人发生过关系。

可是她确实没有那层膜也是事实，虽然还很挤，但是却相当湿润，他畅通无阻地进入，并没有什么东西阻挡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刚刚脱贫致富奔小康摘掉了处男帽子却没有几次性经验地叶秋实在是搞不明白这种深奥的问题。而且，老头子教过自己认屎打屁，教过自己杀人解尸，自己能够像庖丁解牛般地将一个人切成无数小块，可是老头子却没教过自己女性卫生生理知识，也没教过自己女性的G点在什么位置。

这些问题，叶秋必须得自己摸索自学成材。

“对不起。可能是我没有搞明白。但是这些问题都不重要——”叶秋口干舌燥，都不知道说些什么了。

至于我会对你负责之类的话他更不会说出口。因为说这些话的男人，所谓的负责，无非就是在女人怀孕后送来两百块钱的堕胎费而已。

负责？很抱歉，他负不了责。

但如果她要是愿意做自己的女人，叶秋倒是会努力地对她好。

布布仍然无语，只是狠毒地瞪了叶秋一眼。

“起床吧。天已经亮了。你爷爷要醒了。”

布布担忧地看了爷爷一眼，见到老爷子还睡得正熟，才放心下来。只是外面天色已经大亮了，从窗帘的缝隙里透射的光亮照在房间的墙上，像是一道道紧黄色地光柱。

“那我先起床了。老爷子。”

叶秋也知道自己的身份容易给人带来麻烦，可昨天晚上的情况实在太过于绮丽怪异，布布又是一个相当有魅力的女人——好吧，我就是想上她，你能奈我何？

“吵什么吵？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哎哟，我的腿麻了。”正在熟睡的布老爷子突